

全民穿军装、女红卫兵扎“刷子”的60年代

5



陈焜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上旬,在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紧接着,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

回眸历史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60年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体现在衣着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4尺5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小孩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1969年3月4日,中央就1969年城乡居民棉布分配问题发出通知,规定,按人口平均的棉布基本定量为16尺1寸,比上年增加7尺1寸;各省、市、自治区的调剂用布,规定平均每人1尺,比上年增加5寸。买蚊帐布减收布票。这一年,全国居民每人平均棉布消费量达到21尺6寸,比上年增加6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五六十年代,衣料多用平阳布、劳动布、斜纹、哔叽、灯心绒、府绸。

只有过年,才会有新衣裳。

一开始,是大人拿布票去商店剪布,然后送到裁缝店里让师傅去做。

做好或买回家的新衣裳,一般是在大年三十晚上拿出来,挂在床顶的木架子上。小孩子常常

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无限遐想地看着它,有时候还坐起来就近细细地瞧,忘了外面是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心里就想着明天一早能穿上它走亲串户,几乎是一夜无眠,舍不得睡觉,就盼望着天快快地亮起来。

60年代,孩子们冬天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为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倘若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称为“耍单儿”。

还有一种叫“懒汉鞋”的布鞋,后来又称“片儿鞋”,十分流行。这种鞋廉价、方便,松紧口,提上就走。最流行的,是黑布面、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白边儿懒”,以天津产的“天津便”为最好。上了中学,萌发了点招摇心劲的孩子,将这种鞋视为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

冬天都穿条绒面的五眼棉鞋,俗称“北京棉”,区别于鞋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的调剂用布,规定平均每人1尺,比上年增加5寸。这种鞋脚感特滑溜。

口罩是当年的重要装饰。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

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已改罩一种前翻一字领、小西服领、上肩、五个扣的布上衣了。这种衣服曾被称作“迎宾服”,大约

是因为它可以用作接待外宾等重要场合,与当年男人的布面中山服只有领式和口袋上的变化。这种所谓的“迎宾服”,不罩棉袄时也可作春秋两季的外衣,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中非常普遍,后来已显得土气,但在中老年妇女(特别是部分女教师、女干部)中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

全民穿军装时代

整个60年代,大体是军用服装在领导时尚的潮流,当年一度流行的喇叭裤中,有一句为“狂不狂,看米黄”,指的也是军装。

军帽、“国防绿”、“片鞋儿”,背“军挎”(一种军用书包),把车座拔到顶的“二六燕把”链条转铃八成新自行车,手挂钢丝锁,这副打扮,今天叫“酷”、“潮”,用那个年代的词来形容,叫“份”或“狂”。

现在的影视作品,涉及那个年代的孩子时,人人一身军装。其实“文革”前期,孩子的穿戴并非独以军上衣能领风骚。院子里的半大孩子结伙骑车出行时,部队大院是一身绿,地方大院是一身蓝。倘是两类院子相邻或相对,这种对比尤其分明。孰优孰劣,没有公认的判断。后来,从军成为时髦的就业方式,不独军队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参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装这才跟着走红,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生装”。

1964年5月2日,《天津晚报》发表了署名“董春燕”的群众来信《我烫“新式”发型为谁人议论》,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青年女工,平时喜欢打扮打扮,烫个“新式”发型,或做一件时装,可是有些人背后对我冷言冷语,说什么怪模怪

样,看着不顺眼,等等。我认为发型的多样性,是人民生活提高的具体表现。我想,爱美之心人人都有,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总不能都梳辫子或剪短发吧。

同日《天津晚报》发表了另一篇天津钢厂共青团干部马金安的来信《我们要什么样的美?》,他说:

“我们厂有的青年,留着油光光的‘燕尾式’大背头,也有的青年人留着小黑胡,穿着打扮怪模怪样的。……上述情况虽然是少数的,但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文化大革命”开始,稍微时髦的发型就被指责为“封资修”、“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走在大街上,会被红卫兵强行剃头剪发,稍有不服,就会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红卫兵,男生大多剃成一寸长的短发平头(简称“寸头”),显得勇猛威武。女生大多短发或小辫,显得“英姿飒爽”。

女红卫兵的“红卫兵头”,一般是将辫子剪短至颈部,用织毛巾的竹针在头顶把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划线分出刘海,再用尺子划一道整齐齐的横线,剪刀沿横线剪过,刘海便齐刷刷挂在脑门上。接下来将一分二的头发,一遍遍分别梳至头顶,最后用橡皮筋将头发紧紧箍成两把挺挺的刷子,再把两根“刷子”辫底部剪齐。

这种“刷子”发型的流行,源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毛泽东对她说,不要文质彬彬嘛,要武嘛。她随即改名为宋要武。她的“刷子”发型被称为“红卫兵头”,也流行全国了。

链接:“文化大革命”初著名的“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

报摘录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砸旧世界的反!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裙”、“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裙”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颜丹青在黎海风的浴室里洗过澡后气氛显得暧昧

10



刘爱武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颜丹青,与李建国结婚十年,在平淡的朝夕相处中遭遇婚姻之痒,后来她遇到了新来的上司黎海风,穆岚,单恋李建国十多年,被李建国拒绝后,选择了自暴自弃,把自己的尊严与如玉之身献给了一个男妓……四个女人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遗憾,也各有各的结局。

[上期回顾]

为了弥补对颜丹青的过失,黎海风专门请颜丹青吃饭赔礼道歉,大家冰释前嫌。一天,威尼百货的李总来公司签合同,李总对颜丹青垂涎已久。颜丹青虽然对他很反感,但又不能得罪他,李总这次又找机会对颜丹青动手动脚,正好被黎海风看到,黎海风当即决定不跟他签约,并要他向颜丹青道歉。这让颜丹青对黎海风产生了异样的感觉。

两性生活

李建国的父亲病了

忙了一上午,颜丹青感觉特别疲倦。吃完饭,刚刚躺到沙发上,办公桌上的手机就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颜丹青打着哈欠起身走过去拿起手机:“喂?”里面传来了老公李建国焦急的声音:“丹青,我和穆岚要回老家一趟,爹病了。”

“那我请假和你们一块儿回去吧。”

“不用了,我们准备开车回去,两个人换着开,明天早上就能到家。如果爹病得厉害,我们就将他接到南江来治疗,妈肯定也要来的。到时候怕……怕车子坐不下。你放心,到家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那好吧,老大,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完电话,颜丹青一点睡意都没有了。颜丹青很少想起李建国的父母,只要能够不想,她真的很不愿意去想。然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不想去想,就可以不想的。虽然李建国很少在她面前提及自己的父母,但他的父母还是会经常干扰她,提醒她。让她清醒地认识到,李建国并不是属于她一个人。

颜丹青心里十分清楚,两位老人一直希望李建国能够娶穆岚。自己与李建国的婚姻,一直不被两个老人所认可。他们似乎都在翘首企盼儿子不再带她回家的那一天。

这天,馨岛公司突然来了两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他们来找黎海风。

“贵公司的投诉信我们已经收到。根据我们的调查,威尼百货前任总经理李智在个人作风上确实不太检点。经董事会研究决定,任命文向滨同志为威尼

百货总经理,李智降级为威尼酒店副总经理,主管酒店的安全保卫。李智是集团的股东之一,我们只能给他做降级处理。请你们见谅!”来自威尼百货的郭洪波部长诚恳地说道。

黎海风体谅地说:“理解!非常感谢贵公司能够秉公处理这件事情。”

郭洪波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黎总,可否请当事人过来?总部特意要求我们一定要向当事人当面道歉。”

“当然可以,请稍等!”黎海风站起来给颜丹青打了一个电话,请她过来一下。

很快颜丹青就过来了,黎海风为她做了介绍。

道完歉后,文向滨站起来说:“黎总,颜小姐,我们真诚地邀请馨岛电子重新进驻我们百货,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们将在一楼电器部最好的位置划出一百平方米作为馨岛电子的专卖场,由我们公司为您装修,并给你们减免一个月的租金。”

“真的?那太好了,谢谢你们!”颜丹青高兴地与黎海风相视一笑。

“哈哈,不客气,今晚我们在威尼饭店订了房间,专门宴请二位,请你们务必赏光。”

颜丹青笑着说:“这个就不必了吧?”

“请二位千万不要推辞,我们还有很多合作细节需要商谈呢。”

“哦?那好吧。”

“就这样定了,晚上七点在威尼大厦中餐厅,我们静候二位光临。”

晚上七点,黎海风和颜丹青应约来到威尼大厦中餐厅。服务员将他们带到了预订的房间,文向滨和郭洪波已在房间等候。大家一阵寒暄后落座。开席

不到半个小时,三个男人每人已经两大杯白酒下了肚。颜丹青看了看酒瓶里的酒,只剩下半瓶。也就是说,他们每人已经喝下了半斤白酒。

郭洪波和文向滨似乎一点醉意都没有,黎海风却已经晕乎乎,脸色渐渐由红变白,不一会就到卫生间去吐了。

暧昧的夜晚

散席之后,颜丹青招呼服务员将文向滨和郭洪波送到酒店。自己将趴在桌上昏睡的黎海风叫醒,扶着他走出了中餐厅,直接上了C座电梯。电梯一启动,黎海风又开始吐起来,吐得电梯里到处都是,颜丹青也被吐了一身。

到了十八层,下了电梯,颜丹青掏出五十元递给一个服务员,让他赶紧把电梯清扫一下。进了房间,颜丹青直接把黎海风扶进卫生间,黎海风趴在马桶上又是一阵狂吐,直到把肚子里的东西全部吐光。

黎海风虚弱地靠着浴缸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神智渐渐清醒。

“好些了吗?”颜丹青一边给浴缸放水,一边问。

黎海风轻声回答:“好多了,吐完了就舒服了。”

“先洗个澡吧,看你身上脏的。”关掉水龙头,颜丹青走出了卫生间。

过了一会儿,颜丹青听到黎海风在里面喊:“颜丹青。”

颜丹青靠近卫生间问:“什么事?”

“不好意思,忘了拿干净衣服。麻烦你帮我到衣柜里找套睡衣。”

颜丹青打开衣柜翻了翻,找到一套淡蓝色的睡衣。走近卫生间,她敲了敲门:“找到了,给你睡衣。”

住,然后走过去将卫生间打开。颜丹青闭着眼睛站在门口,听到开门声,连忙将睡衣递过去:“给!”

黎海风一看,忍俊不禁:“我很可怕吗?”

颜丹青抖动着手里的睡衣说:“快接着!男女有别,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黎海风接过睡衣笑道:“我可不在乎你占我便宜。”

“什么时候变这么贫了?快点洗,洗完了,我要收拾一下好回家。”

黎海风躺在一堆泡沫里,想着颜丹青闭着眼睛递衣服的样子,不由得嘴角上扬,再上扬,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黎海风洗完澡走出卫生间,强烈的灯光下他发现颜丹青的身上被他涂得不成样子。

“这是我的杰作?怎么弄成这样了?我看你也去洗个澡,把衣服洗了,放进桶甩干。再把卫生间的排气扇打开,最多一个小时就能干。”

颜丹青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衬衣和长裤,胸前和大腿处都被吐脏了一大片,这个样子确实走不出门。

“可是我没有衣服换啊。”

“我给你找件T恤,我的衣服长,你穿着肯定像裙子。”

“好吧,只有这样了。”

洗完澡,换上黎海风的T恤,T恤果真又宽又长。颜丹青顾不上好不好看,赶紧将换下的衣服泡进盆里。浴缸边上还堆着几件黎海风换下的脏衣服,看着有些刺眼。颜丹青想了想,将这堆衣服也丢进盆里一块儿洗起来。当她洗到黎海风的长裤时,发现里面还套着一条内裤,她觉得帮老公以外的男人洗内裤好像不太妥当,就将它拿出来丢到了一边。

洗完衣服,颜丹青走出卫生间,她穿T恤的样子看起来有些滑稽,黎海风忍不住大笑起来:“洗好了?换气扇开了没有?哈哈!”

颜丹青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问:“你笑什么?”

“没什么,还别说,你穿T恤的样子蛮可爱的。哈哈!”

颜丹青板着脸说:“还笑,都是你害的!”

“哈哈,我又不是故意的。”黎海风一边笑,一边走进卫生间看了看,“你帮我换衣服也洗了?谢谢!”

颜丹青望着黎海风一本正经地说:“怎么好意思只洗自己的?没办法,只好帮你也洗了。不过内裤我可没给你洗。”

黎海风忍不住又大笑起来。这个女人简直太可爱了,以前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呢?

颜丹青懒散地坐到床沿上,对着写字台前的镜子整理着头发。刚刚沐浴过的身子似乎还冒着热气,未施粉黛的脸是那样的干净,那样的透明,嘴唇是那样的娇艳。宽大的T恤穿在身上,似乎不是为了包裹,而是为了暗示,为了启发你的想象。

黎海风不由心中一荡,一股热辣辣的力量迅速传遍全身。他有些慌乱地拿起茶几上的香烟,弹出一支点燃,急切而凶猛地吸了几口,极力平复着内心的躁动和不安。

房间里突然变得很安静,安静得似乎可以听到人的呼吸声。颜丹青也觉得有些不自在,她手足无措地拿过一个枕头抱在怀里,脸微微有些潮红,眼神中带有几分惊慌和羞涩。

黎海风走过去将电视机打开,又拿起遥控器快速切换着频道。忽暗忽明的光亮以及嘈杂的声响,很好地掩饰了房间尴尬的气氛。